

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

五代史演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蔡东藩著 彭湃编



014006308

1246.4
12-2



WUDAISHIYANYI

五代史演义

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

蔡东藩著 彭湃编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北航

C1692756

[246.4

12-2

800000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五代史演义 / 蔡东藩著 ; 澎湃编. —北京 : 中国
文史出版社, 2014. 1

(新编白话中国通俗历史演义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4210 - 0

I. ①五… II. ①蔡… ②澎… III. ①章回小说 - 中
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1916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9 字数: 41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111111



新
编
白
话
中
国
通
俗
历
史
演
义

XINBIANBAIHUAZHONGGUOTONGSULISHIYANYI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睹赤蛇老母觉异征 得艳凤泉雄偿夙愿 (1)
- 第 二 回 报亲恩欢迎朱母 探妻病惨别张妃 (8)
- 第 三 回 登大宝朱梁篡位 明正义全昱进规 (15)
- 第 四 回 康怀贞筑垒围潞州 李存勖督兵破夹寨 (22)
- 第 五 回 策淮南严可求除逆 战蓟北刘守光杀兄 (29)
- 第 六 回 刘知俊降岐挫汴将 周德威援赵破梁军 (36)
- 第 七 回 杀谏臣燕王僭号 却强敌晋将善谋 (43)
- 第 八 回 父子聚麀惨遭刺刃 君臣讨逆谋定锄凶 (51)
- 第 九 回 失燕土伪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专政柄 (58)
- 第 十 回 逾黄泽刘郛失计 袭晋阳王檀无功 (66)
- 第 十 一 回 阿保机得势号天皇 胡柳陂轻战丧良将 (74)
- 第 十 二 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训 病徐温计焚吴越军 (81)
- 第 十 三 回 嗣蜀主淫昏失德 唐监军谏阻称尊 (89)
- 第 十 四 回 助赵将发兵围镇州 嗣唐统登坛即帝位 (96)
- 第 十 五 回 王彦章丧师失律 梁末帝陨首覆宗 (103)
- 第 十 六 回 灭梁朝因骄思逸 册刘后以妾为妻 (111)
- 第 十 七 回 房帙溺爱牝鸡司晨 酒色亡家牵羊待命 (119)
- 第 十 八 回 得后教椎击郭招讨 遣兵乱劫逼李令公 (127)
- 第 十 九 回 郭从谦突门弑主 李嗣源据国登基 (136)
- 第 二 十 回 立德光番后爱次子 杀任圜权相报私仇 (144)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宠 唐明宗焚香祝天 (152)
- 第二十二回 攻三镇悍帅生谋 失两川权臣碎首 (159)
- 第二十三回 杀董璋乱兵卖主 宠从荣骄子弄兵 (167)
- 第二十四回 毙秦王夫妻同受刃 号蜀帝父子迭称雄 (175)
- 第二十五回 讨凤翔军帅溃归 入洛阳藩王篡位 (182)
- 第二十六回 卫州癖贼臣缢故主 长春宫逆子弑昏君 (190)
-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语启戎 援石郎番兵破敌 (197)
-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晋高祖 述律后笑骂赵大王 (205)
-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头孽报 三帅叛命依次削平 (214)
- 第三十回 杨光远贪利噬人 王延羲乘乱窃国 (222)
- 第三十一回 讨叛镇行宫遣将 纳叔母嗣主乱伦 (230)
- 第三十二回 悍弟杀兄僭承汉祚 逆臣弑主大乱闽都 (238)
-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脱围 迫父降杨光远伏法 (246)
- 第三十四回 战阳城辽兵败溃 失建州闽主覆亡 (254)
- 第三十五回 拒唐师李达守危城 中辽计杜威设孤寨 (263)
- 第三十六回 张彦泽倒戈入汴 石重贵举国降辽 (271)
- 第三十七回 迁漠北出帝泣穷途 镇河东藩王登大位 (280)
- 第三十八回 闻乱惊心辽主遄返 乘丧夺位燕王受拘 (287)
- 第三十九回 故妃被逼与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 (294)
- 第四十回 徙建州晋太后绝命 幸邺都汉高祖亲征 (301)

目 录

- 第四十一回 奉密谕王景崇入关 捏遗诏杜重威肆市 (308)
-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谈兵 勇刘词从容破敌 (315)
- 第四十三回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投火窟悔拒汉家军 (322)
- 第四十四回 弟兄构衅湖上操戈 将相积嫌席间用武 (330)
- 第四十五回 伏甲士骈诛权宦 溃御营窜死孱君 (338)
- 第四十六回 清君侧入都大掠 遭兵变拥驾争归 (345)
- 第四十七回 废刘宗嗣主被幽 易汉祚新皇传诏 (353)
- 第四十八回 陷长沙马希萼称王 攻晋州刘承钧折将 (360)
- 第四十九回 降南唐马氏亡国 征东鲁周主督师 (367)
- 第五十回 逐边镐攻入潭州府 拘刘言计夺武平军 (375)
- 第五十一回 滋德殿病终留遗嘱 高平县敌忾奏奇勋 (382)
- 第五十二回 丧猛将英主班师 筑坚城良臣破虏 (389)
- 第五十三回 宠徐娘赋诗惊变 俘蜀帅得地报功 (397)
- 第五十四回 李重进涉水扫千军 赵匡胤斩关擒二将 (404)
- 第五十五回 唐孙晟奉使效忠 李景达丧师奔命 (411)
- 第五十六回 督租课严夫人归里 尽臣节唐司空就刑 (418)
-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妇尽忠 (426)
- 第五十八回 楚北麇兵阖城殉节 淮南纳土奉表投诚 (433)
- 第五十九回 惩奸党唐主施刑 正乐悬周臣明律 (441)
- 第六十回 得辽关因病返蹕 殉周将禅位终篇 (448)

第一回

睹赤蛇老母觉异征
得艳凤泉雄偿夙愿

天下大势，治久必乱，合久必分，这本是中国古人的一句老话。其中的道理是说，任何一个朝代，太平的日子长了，整个朝野上下，也就都忘了老祖宗创业的艰难、守成的辛苦，一味地骄奢淫逸，纵情声色，败坏法度，把所有先人遗留下来的家业全都逐渐耗尽。而造化这个东西又故意乘机捉弄人，今年发大水，明年又是大旱，弄得饥寒遍地，盗贼蜂起。平民百姓没有办法，与其饿死冻死，还不如索性跟了强盗，一起去掳掠一番，反倒可以吃香喝辣，披绸着缎。弄好了没准还可以做个小官，发点大财，也可以夺几个娇妻美妾，享受那后半生的荣华。于是这战乱越来越厉害，各路盗贼，分据一方。这其中有几个胆大的泉雄，趁着国家扰乱的时候，号召党徒，自立山头，拉起大旗，不是僭号称帝，就是拥土称王。你想有这么多皇帝这么多王，这天下还平定得了吗？

笔者纵览古史，查考逸事，像这样乱世分裂的情况，实在不是一次两次。东周时代有列国，后汉时期有三国，东晋后有南北朝，晚唐后期又有五代，都是东反西乱，四分五裂。而南北朝五代，更是闹得一塌糊涂。笔者刚编完《唐史演义》，在那本书里，残唐五代时候的乱象以及四方分割的情形，还没来得及交代明白，因此不得不将五代的史事，继续演述下来。五代先后经历了五十三年，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，改了五次国号，叫作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因这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个字在前代早已出现过，恐怕前后混乱不清，所以史学家们又在这五个字上各加了一个“后”字，称为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此外还有一些角逐中原，称王称帝，与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这五朝或合或离，不相统属的国度，一共有十个，在一些著名的史料上把它们统称为十国，这就是吴、楚、闽、南唐、前蜀、后蜀、南汉、北汉以及吴越、荆南。

各位读者，要说这五代十国的时势，简直是一塌糊涂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篡位夺权，弑父弑君，报应不已。其中就算是有一两个看起来好一点的君主，比如后唐的明宗、后周的世宗两人，在当时号称为贤明英武，但也不过是比别的荒淫无道的君主略好一点罢了，也还称不上是大治之君。所以国内君主传袭，最多不过是十多年，最少的只有三四年，各个国家也都大致是这样。古人说得好，木朽虫生，墙空蚁入，像这样的荡荡中原，没有一个能够一统天下的君主，那外国的蛮夷在一边看得眼热，也乐得乘隙而入，喧宾夺主。一时间弄得海内腥膻，土地被侵占，百姓被掳掠，社稷被灭，君主被囚，整个中国被闹得纷纷扰扰，不可收拾。再加上那些鲜卑遗种、塞北强徒，也都乘机进来蹂躏。各位读者，你想想看，这时的中国苦不苦，险不险呢？

照这样看来，如果要想使内讧不至于蔓延，除非是国家统一；要想使外人不来侵扰，也除非是国家统一！如果还是这样你争我夺，上行下效，使得礼教衰微，人伦灭绝，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朝局，什么样的政体，也总是支撑不住。眼见得神州动荡，四夷交侵，好好一个大中国，变成了盗贼的世界，成了蛮夷的奴隶，真是让人可悲可痛啊！各位不信，这五代史就是前车之鉴。待笔者从头至尾，慢慢地讲述出来。

且说五代史上第一个朝代，就是后梁，这后梁的第一个皇帝，就是大盗朱阿三。这朱阿三原来叫作朱温，唐代朝廷曾赐名他为朱全忠，等到他做了皇帝，自己又改名为朱晃。他的皇帝宝座，就是从唐朝篡夺过来的。笔者先前编写《唐史演义》的时候，已经把他篡夺唐朝皇位的情状大致地说过，只是他的出身履历还没来得及详述，现在接着续写五代史，他坐了第一把龙椅，怎么好不特别表明？这朱温本来是宁州礪山午沟里人，他的父亲名叫朱诚，本来是一个经学老先生，在本乡开设学堂收学生。这朱诚娶了个妻子叫王氏，生了三个孩子，大儿子名叫朱全昱，二儿子名叫朱存，三儿子名叫朱温。因为这朱温排行第三，于是小名叫朱阿三。相传这朱温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家的屋顶上出现一道红光，直冲云霄，街坊邻居见了都非常害怕，不由得都喊道：“朱家着火了！”当时闹哄哄的，都拿着救火的用具跑到朱家来救火，可是没想到，到了那里一看，哪里有什么火焰，只听到一阵呱呱的婴儿的哭声，从屋子里传到外面。大家都非常惊异，于是向朱家的近邻打听是怎么回事。这才知道只不过是朱家新生了一个孩子，此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大家听了，都嚷嚷着说：“我们明明看见有红光，怎么一到了这里，却什么也看不见了？难道这个孩子生下后，将来要有大出息，所以才有这样奇

异的事吗？”

要说这朱温本是一世的泉雄，降生在这样的穷乡僻壤，闹得人人惊扰，已经看出是气象不凡。不过他三五岁的时候，却也没表现出什么奇特之处，只是喜欢舞枪弄棒，常常与街上的孩子打仗。他的二哥朱存和朱温差不多，也是个淘气的人物，父母多次训教责骂，可是他们却总是不肯改。只有他们的大哥朱全昱，却是生性忠厚，待人彬彬有礼，颇有乃父之家风。朱诚曾经对自己同族里的人说：“我生平熟读五经，这一生也就赖此养家糊口。可是所生的三个儿子，只有这老大全昱有点像我，那朱存与朱温都是不肖之子，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朱家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呢？”

后来三个儿子渐渐长大了，家里的吃穿用度的花费也越来越多，只靠着朱诚收学生的那几个小钱，已经远远不够养家糊口的了。这朱诚老头免不得抑郁成疾，竟然一病不起，撒手归西了。更惨的是他死后家里四壁萧条，连老头的丧葬费都无从筹措，还亏得各位亲戚邻里，都纷纷解囊相助，这才算是把老头草草埋葬了。可是抛下这一母三子，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来源，让他们怎样过活？不得已投奔到萧县，到富人刘崇家里当佣工，朱母当了老妈子，三个儿子做了佣工。这朱全昱虽然为人勤谨，可是却没有什力气，而那朱存和朱温倒是有几分蛮力，可是一个不愿干活，另一个又是生性狡黠，所以都不肯出力。

刘崇曾经斥责朱温说：“朱阿三，你平时总好说大话，好像是无事不能，其实倒真是一无所能啊！你想想你在我家当佣工，可是哪一块田地是你耕作的？又有哪一个园子是你灌溉的？”朱温却接口说：“你一个市井村夫，只知道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混口饭吃，又怎么能知道男儿的壮志，我又哪里是能总做这种田的佣工的人呢？”刘崇见他非但不听教训，反而出言顶撞，禁不住怒火上升，当时就拿过一根棍子，向朱温打去。朱温却是不慌不忙，伸出双手把棍子夺了过来，一下子折成两段。刘崇一见更是生气，转身进屋里去找大棍子。正好让刘崇的母亲看见了，吃惊地问他找棍子要干什么。刘崇就说一定要打死朱阿三，刘母急忙拦阻说：“打不得，打不得，你不要小看了朱阿三，他将来还是了不得的人物呢！”

各位读者，你说这刘母为什么这么看重朱温？原来那朱温到刘家的時候，还不过十四五岁，在夜里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发出了响声，把刘母惊醒了，起来探视。只见朱温睡在床上，身上有一条赤色的大蛇蟠住，鳞甲森森，光芒闪闪。刘母一见吓得毛发直竖，大叫了一声，把那朱温惊醒了，而朱温醒了之后，那条大蛇却也不见了。从这件事上，刘母就

知道那朱温不是一般的人，于是对他也格外地优待，平时常常替他梳头，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孙一样，并且常常告诫家里人说：“朱阿三不是凡人，你们不要随便欺负他！”家里人听了却也半信半疑，也有人笑她是老糊涂了。只是这刘崇还是非常孝顺的人，因老母亲不让他责打朱温，倒也听话，就住了手。朱温于是得以在刘家安居下来，但是这朱温却是始终本性不改，到了二十多岁了，还是那样无赖，常常闯出一些祸事来。

一天，这朱温又把刘崇家的饭锅偷了出来，想要卖掉。还幸亏刘崇及时发现，急忙追了回来，也是气得要命，又想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刘母这时又出来庇护，朱温这才躲过了一顿打。刘母这时乘机教训朱温说：“你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不该总是这样胡闹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种田，那么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？”朱温回答说：“我平生所高兴的只是骑马打猎。不如给我准备弓箭，让我到崇山峻岭之中，打些野兽来，给主人尝尝鲜，这我一定有把握。”刘母听了说：“这倒也可以，但是可千万不能射死平民百姓！”朱温听了拱拱手说：“我一定听您的嘱咐！”刘母于是找出来家里当初留存的弓箭，交给了朱温。并且朱母也再三叮咛，让朱温千万不要惹祸。

朱温这次总算还听话，每天到山里打猎，倒真是身手不凡，就算是像鹿那样能奔善跑的，他也能徒步追上去，总是手到擒来，没有空回的时候。从此刘家的饭桌上，总是离不开各种野味，刘崇也开始有些欣赏他了。朱温的二哥看了，也有些技痒，于是说愿意和弟弟一起出去打猎，也向刘崇要了一张弓，几支箭，每天和朱温一起出去驱獐逐鹿，早出晚归，倒是也没有一次空手回来的时候。这两人非但不觉得辛苦，反而觉得这样更逍遥自在。

一天，两人来到宋州城的郊外打猎，正是艳阳天气，明媚春光，一派赏心悦目的佳景。兄弟二人也忘了打猎，正在那里观赏景色，忽然看见有几百个兵士，簇拥着两乘香车，从身边经过，向前行去。这朱温一见不禁触动痴情，于是急忙上前追赶。朱存也从后边跟了上去，两人跟在车后，拐弯抹角地绕了好几个弯，来到了山麓中。只见那绿树浓荫之中，露出一角红墙，再转几个弯，眼前出现一个大禅林。那两乘香车，就停在禅林前，由跟在车边服侍的老妈子扶出两个人来。一个是半老妇人，举止大方，却有几分宦家的气象；另一个是青年闺秀，看年龄不过十七八岁，长得仪容秀雅，体态婀娜，眉宇之间更是露出一股英气，不像那些小家儿女那样扭扭捏捏，腼腆的样子。朱温见两人下了车，料想是母女二人入寺烧香，于是等她们走进殿后，也放开胆子跟了进

去。等到母女二人拜过如来，参过罗汉，由主客僧引入客堂，朱温却三步两步走到那女子面前，仔细端详。只见这女子确实是绝世美人，非凡间女子可比。朱温虽然此时已经是心猿意马，却也只好勉强按定心神，让她过去。这女子跟着母亲进入了客室，稍事休息，就召唤兵役们伺候，慢步走出寺来，连袂上车，如飞地走远了。朱温跟到了寺外，又进寺里问明了主客僧，这才知道刚才所看见的两母女，那个年纪大的母亲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妻子，而那年轻的女子就是张蕤的女儿。朱温听了惊讶地说：“是张蕤家的人吗？这张蕤原来是碭山的一个富室，和我们正是同乡，他现在却做了宋州刺史吗？”主客僧回答说：“听说他也要卸任了。”朱温听了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和哥哥朱存一起出寺去了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朱温对朱存说：“二哥，你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，说起的汉光武的故事吗？”朱存问是什么故事，朱温回答说：“汉光武还没做皇帝的时候，曾经自叹道：‘为官当做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！’后来果然如其所愿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张氏女子，恐怕就是当初的阴丽华也不过如此罢了。你说我们配做汉光武吗？”朱存听了，笑着说：“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真是自不量力！”朱温却奋然说：“常言说‘时势造英雄’，想那刘秀当时又有什么官爵？有什么财产？后来却平地升天，做了皇帝，娶了阴丽华为皇后。今天又怎么知道不会轮到我呢？”朱存听了又笑着说：“你可真算是傻透顶了！你想，我们寄人篱下，能图个终生饱暖已经算是万幸了，还敢想什么娇妻美妾？就是依你的妄想，也得能贴上一一点边儿，难道就能够平白地成就大事吗？”朱温说：“这也没什么，不是投军，就是为盗。现在唐室已乱，兵戈四起，前些时候听说王仙芝在濮州发难，最近又听说黄巢也在曹州起兵响应，像你我这样的勇力，如果跟着他们去当强盗，抢些女人玉帛，也是容易的事，何必总是在这里混吃等死，埋没英雄呢？”

他这一席话，却也把朱存说得动了心，当时就说：“你说得倒也有理，我就和你投奔黄巢去吧。”朱温又说：“我们先回去向母亲和主人辞行，明天就动身。”两人就这样商量好了，这才动身回到刘家，先去禀明了老母亲，对她只是说要出外谋生。朱母听了还放心不下，想要劝阻二人，不让他们离开。两人齐声说：“我们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，现在不出去谋点生业，难道要老死在这里吗？母亲尽管放心，我们不会出什么事的。”朱全昱听说两个弟弟立志出门闯世界，也出来问他们打算到哪里去。两个人说：“眼下还很难确定，哥哥你如果想去就一起去，要不然你就在这里陪着母亲也是好的。”这朱全昱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

听了这话就回答说：“那么我就在这里侍奉母亲，两个弟弟尽管前去，如果有了好的出路，再来找我们也不晚。”两个人随口答应着。朱温心里还是感念刘母一直对他的好意，于是又专门进到内室对她别过，刘母嘱咐他几句话，这也不必多说。只有那刘崇因为这两个人在不在家里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也不放在心上，随他们去就是了。

两人在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，饱饱地吃了一顿，就去拜别了母亲，又向刘母及刘崇告辞。刘母又特地给了朱温一些干粮和零钱，作为他们路上的用度。二人接了，又辞了朱全昱，兴冲冲地走了。这时正是唐僖宗乾符四年，黄巢此时带领兵马占据曹州，横行于山东一带，劫掠州县。郓州、沂州一带也渐渐被黄巢的兵马侵占了。所有各处的亡命子弟，都纷纷投奔黄巢，而黄巢却也全数收留。这时朱温弟兄二人来到贼寨，贼兵头目见二人都身高体壮，武艺高强，当然录用。两人加入了强盗行列，就与官军为敌，仗着全身的勇力，作战时奋勇直前，官军无不望风披靡，不久就被提升为队长。那朱存乘势掠夺妇女，作为自己的妻子。而那朱温却忘不了张氏女子，心中先存下“久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想头，因此还是独往独来，在贼党中倒是个少有的光棍。

过了一年多，那朱温在贼兵中立功越来越多，居然得以提升在黄巢的左右，充作亲军的头目。他于是怂恿黄巢，派兵去攻打宋州，黄巢就派他率领几千人马，去围宋州城。可是哪里知道那原宋州刺史张蕤早已经离任了，而那继任的刺史却偏偏又有几分能耐，带领兵马坚守城池。朱温久攻不下，再加上听说那张蕤已经离任，已是大失所望，后来又听说唐廷的援兵就要来了，于是也只好带领兵马回去了。

不久黄巢自称为冲天大将军，带领兵马南下，留下朱温镇守山东，而朱存则跟着黄巢南行。黄巢的人马转战浙闽，后又趋入广南，沿途一路骚扰，弄得鸡犬皆空。谁知道偏偏南方瘟疫流行，黄巢的手下染病而死的有十分之三四，再加上官军四处围攻，差点陷入死路。黄巢于是又改变主意回归北方，从桂州渡江，沿湘江而下，一路上又免不得要和官军相遇，大小打了几十仗，双方互有死伤，朱存也战死了。黄巢又带兵由湘南出长江，渡过淮河向西，再召集山东留守的贼众，全力西攻。攻克了东都洛阳，又入潼关，竟然攻陷了长安。唐僖宗弃城逃往兴元。黄巢竟然僭号自称为大齐皇帝，改元为金统。命令朱温屯兵于东渭桥，以防御官军。后来又令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，攻下南阳，再返长安，由黄巢亲自到灞上迎接，慰劳朱温的兵马。

没过多久，黄巢又派朱温带领兵马向西抵拒邠、岐、郾、夏各路官军，到处扬威。然后，黄巢又想要向东面攻占地盘，于是又令朱温为同州防御使，让他见机行事，自行攻取。朱温由丹州出兵，攻入左冯翊，又攻陷了同州。这时候的唐室江山，已经有一半归黄巢掌握了，中原一带，都已经是遍地疮痍，所有的民间的村落，多变成了瓦砾场。老弱之人都变成了冤死之鬼，尸填沟壑，青壮年腿快的也都逃往他乡。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年轻的妇女，被贼兵掠来之后，无非做了他们行乐的玩物，被任情糟蹋，性命难保。

那朱温当强盗多年，多次得到伪齐皇帝黄巢的提拔，平时里东驰西突，掠得的美人也不知有几千几百，他生性又是好色的，哪里肯做只管吃素的猫儿？只是他情人眼里早就爱定了一个西施，只是挑拣了几个美色娇娃，让她们侍寝，心里也总是觉得美中不足，感到味同嚼蜡，没有什么可取之处，今天受用完了，明天即舍去，总也没有正名定分，找一个真正的老婆。没想到老天有意成人之美，却偏偏把他的心上人也弄到了同州，让他的部下捉住了，献到了他的座前。那张氏女子跪伏在案下，这朱温定神一看，正是他梦寐不忘的好女子，眼下虽然是乱头粗服，却也还是倾国倾城，于是不禁失声叫道：“你不就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吗？”那张氏女子听了也不敢不承认，低声称是。朱温连声道：“赶快请起！女公子是我的同乡，今天突然遭遇兵乱，一定是受惊不小吧！”

张氏女子这才含羞称谢，起来站在一边。朱温又问起她的父母亲属，女子回答说：“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母亲现在也失散了，只有我跟着一帮乡民，流落到这里，这才有幸见到了将军，顾全乡亲情谊，才得以苟全性命。”朱温听了拍着手说：“我自从在宋州郊外得见你的芳姿，倾心思慕，已非一日。近年来东奔西走，倒是时常打听你家的下落，却一直没有着落。我已经私下里发过誓，如果不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，情愿终身不娶，所以直到今天，还是没有正室。现在正是天缘巧合，你我得以重见，这真是三生有幸啊！”

张氏女子听了这话，禁不住两颊飞红，低头不语。朱温当即就召来婢仆，拥着张氏女子到别的居室先住下，然后选择个好日子，与她正式成婚。到了吉日良辰，那朱温身穿着伪齐官服，出做新郎，那张氏女子也是珠围翠绕，打扮得如同天仙一样，与朱温并立在红毡之上，行过了交拜礼，然后共入洞房花烛，曲尽绸缪。正是：

居然强盗识风流，淑女也知赋好逑。

试看同州交拜日，和声竟尔配雎鸠。

第二回

报亲恩欢迎朱母
探妻病惨别张妃

再说唐僖宗向西逃向兴元，后来又转路到了蜀中，在蜀中发出号令，召集各地镇守的将士，让他们全力讨贼，收复长安。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本来已经投顺了黄巢，可是因为后来黄巢没完没了地征调他的人马，使他不堪其扰，于是下决心反正，杀死了黄巢的使者，纠合四方镇帅，响应唐僖宗收复之令。黄巢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当即命令朱温出兵征剿河中。而朱温这时正是新婚燕尔，如胶似漆的时候，不愿意抛弃娇妻出兵，但是既然是身在人下，也没什么办法，无奈只好准备了粮草，带上了人马，向河中进发。结果在半路上就与河中兵马相遇了。当然是一场激战，结果被河中兵马杀得一败涂地，损失了四十多船的粮草兵器，还亏得自己跑得快，侥幸保住了一条性命。

王重荣乘胜带兵进驻渭北，与朱温相持。朱温自己心里清楚是打不过他的，急忙派人到长安报急，请求黄巢增援，可是黄巢却偏偏不答应。朱温心里着急，又连连上表请求，一连递上了十道表章。黄巢一开始是不予理睬，后来被他弄得烦了，反而严词驳斥，说朱温手中拥有强兵，却不肯效力。朱温听了这话心里更是愤懑，后来托人打听到底细，才知道这里有黄巢手下的中尉孟楷从中作祟，引起黄巢对朱温的不满，才出现这样的局面。

朱温听到这个消息，正在那里生气，可巧这时他的一个幕客谢瞳来了，进到帐中对他献议说：“黄巢这人本来就是起于草莽之间的人物，乘着唐室衰败之机，才乱中取事，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过人的德行可以统一天下。看来这个人起事容易败事也容易，不足以与他共谋大事。现在唐天子在蜀地，各路镇兵都听命勤王，人马云集，谋划恢复大业，可见这唐室虽然已呈衰象，可是人心却还未离散呢。况且将军如今在外力战，却有那种小人在里边牵制，请问将军，这样下去，你将来还会有成功的一天

吗？当初章邯背秦归楚，后人仍评说他不失为智者。还望将军三思！”

朱温这时心里正在痛恨黄巢，听了谢瞳的这番话，不禁连连点头。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张氏，说明将要背反黄巢归附唐室，张氏也回信表示赞同。朱温于是更拿定了主意，便把黄巢派来的监军严实骗入帐中，把他一刀杀死，然后把首级号令于军前，即日归唐。一面给王重荣写了一封信，请他代向唐僖宗表奏，情愿悔过投诚。这时首相王铎正受唐僖宗的派遣出为诸道行营都统，听说朱温有心投降，喜出望外，于是也写了表章代为保奏。唐僖宗一连接到两份表章，非常高兴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这是上天赐给朕的福分啊！”于是当即颁下诏书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兼河中行营招讨副使，并且赐名为朱全忠。从此朱温与官军联成一处，共同攻打黄巢。

再说唐僖宗自从乾符六年，又两次改元，第一次改号为广明，只用了一年就废弃不用了，第二次又改为中和，总算是沿用了四年。朱温降唐的时候，正是在中和二年的秋季，第二年的三月，唐僖宗又拜朱温为汴州刺史，兼宣武军节度使，同时先前的河中行营招讨副使的职位仍然保留，待到收复京城之后，即行赴镇。

这一年的四月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等人带兵攻克长安，赶走了黄巢。黄巢出奔蓝田。朱温于是带着爱妻张氏，移军到宣武军，留治汴州。到了那里之后，就派遣一百个兵士，带着车马，去到萧县刘崇家，迎请母亲王氏以及刘崇的母亲。

刘崇家本来一直住在偏僻的乡下，当地虽然也几经战乱，却还幸亏所居之地并非要地，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，所以一家老小还算是平安无恙。只是自从朱温兄弟走后，一别五载，杳无音信。朱全忠这时已经娶妻生子，却一直没有离开刘崇家。这朱母时常惦念着两个儿子，也曾四处托人打听，有的说他们出去做了强盗，也有的说他们已经死在岭南，到底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信息。等到这天汴州的人马到了门口，真是车声辘辘，马声萧萧，吓得村里的百姓不知如何是好，纷纷弃家逃走，还以为是有着什么大祸临头了，不是大盗进村劫掠，就是乱兵过路骚扰，连刘家全家大小，也都是惊惶万分。直到后来使者进门，说是奉了汴州刺使之令前来迎请朱太夫人和刘太夫人。这朱母还是觉得心虚胆怯，把使者的话听成了是两个儿子当了强盗，被官府捉住了，这时又来搜捕家属，急得魂飞魄散，吓得躲进了厨房，像要被杀的小鸡一样抖个不停。还是那刘崇略略有些胆识，出去问明汴州来的使者，这才知道朱温已经是为国立功的人了，现在官封宣武军节度使，这些人是奉命特地来迎接太夫人的。

刘崇当时四处找寻朱母，要报告她这个喜讯，找了半天，才在厨房里找到了还在抖动的朱母，于是把来使的话一一告诉了她。这朱母还是不敢相信，仍是一边颤抖一边说：“朱……朱三，他本来落拓无行，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做贼，送掉了性命呢，哪里能够有这样的富贵？那汴州的镇帅，恐怕不会是我的儿子，想必是来的人弄错了。”这时刘崇的母亲却在一边从容地说：“我早就说朱三不是一般人，现在做了汴州的镇帅，又有什么不真的？朱老太太呀！我现在称你为太夫人了！一人有福，可以荫护千人，我刘氏一门，以后也得全仗太夫人庇护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就向朱母施礼称贺。朱母慌忙答礼，口里说：“不要折杀我老婆子了！”刘崇的母亲这时拉着朱母的手，一定要让她到厅堂，自己去问个明白。朱母这才硬着头皮，跟着刘母一起出来。刘母笑着对汴州来的使者说：“朱太夫人出来了！”汴州使者一见连忙下拜行礼，然后又问及刘母，这才知道这就是刘太夫人，于是也一起行礼。并且把朱温先前如何做强盗，后来又如何弃暗投明，如何建功，如何得到封赏的事，一一详述分明。朱母这才敢相信，高兴得哭了起来。

这时汴州的使者又呈上两套华贵的衣服，让两个老太太换上衣服上车，当日就起程。朱母说：“我还有个儿子朱全昱以及刘氏一家，难道他一点儿也没有提起吗？”汴州的使者说：“等两位夫人到了汴州之后，节帅自然会再有指示的。”朱母这才与刘母进到内室，换了衣服，然后出门上车而去。萧县距离汴州并不算远，只有一两天的路程。距离汴州还有十多里的时候，朱温已经排好全副仪仗，亲自来迎接两位夫人。等到他看到两位夫人来到了，就下马施礼，问过了安，然后就让两辆车子先走，自己上马在后边跟着。路两边的人看到这个情形，一个个都啧啧称赞，称为盛事。等到了城中，把车辆引入军营，朱温又下了马，扶着两位夫人登堂，摆下盛筵接风。刘母坐在左边，朱母坐在右边，朱温又叫出妻子张氏，让她拜见过两位母亲，这才与张氏并肩坐在下首，陪着两位夫人一起欢饮。

酒过数巡，朱母早就有些等不及了，就问起朱存。朱温回答说：“母亲既然得到了活着的朱温，还要问他干什么？”朱母回答说：“你们都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怎么能忘了呢？”朱温又说：“二哥早已经死在岭南了，听说他还留下两个儿子，只是因为现在道路上还不大太平，不能去找，母亲也不用多费心了！”朱母听了这话，又转喜为悲，可是见朱温已经带有几分酒意，也不敢出言斥责，只是换了一个话题说：“你的大哥全昱现在还在刘家，他虽然已经娶妻子，可是也只不过是勉强